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六編

名優遇盜記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新教育 譯小說 苦兒流浪記

三冊 八角

此書原著者爲法國文豪愛克脫麥羅氏。譯者爲吳縣包公毅先生。別署天笑生。先生文名噪海外。所有譯著。一經出版。往往不脛而走。有口皆碑。先生既譯是書。自謂其原書內容。與畏廬林先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。同工異曲。於男女學。校少華諸子人格修養上。良多裨益。現在英德俄日。均有譯本。世界流行。可達百萬部。然則是書之價值。可以想見。况復經包先生以生花之妙筆。寫痛苦之事情。曲曲傳神。面面俱到乎。請是書者。與其視爲小說。毋寧視爲文學讀本。

王二四五號

中華民國五年四月初版

(名優遇盜記一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貳角)

編譯者 郭演公

校訂者 冷風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小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陽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縣 吳興安慶蕪湖蚌埠南昌袁州九江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

武昌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 梧州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名優遇盜記

第一章

湯姆潑托藍者法蘭西人也。羅黎司爲其降生之地。幼失恃。父乃碩腹賈。名必丹。精社會經濟之學。貿易恆得利。因之擁巨資。頗著富名於巴黎。必丹卒。潑襲父產。其次年卒業於某高等學校。潑性儻。既受高等教育。又富有資產。氣益豪邁。日事冶遊。揮霍金錢如泥沙。廣有外遇。登徒子意猶未歉。用出資納交無賴爲股肱。巴黎僉王輩。咸利其財。甘爲之俚。潑從此樹一黨。衆推爲魁。日伺於歌舞宴會之場。凡遇娟好女子。及饒有姿色之婦人。一入潑及其黨羽之眼帘。或以財動。或以勢脅。必售其奸淫目的而後已。忤之播多無幸。一時巴黎女界。咸相告戒。杜門不出。以避其鋒。蓋若輩

苛慘無人道。倘婦女一當其意。幸免者實不數觀焉。未幾潑之附驥者日益衆。黨務日益隆。奸淫之事日益多。而消耗亦日益繁。潑之資產。不旋踵遂蕩然無存矣。潑破產之後。繼以告貸。告貸之路既窮。乃出其詐欺之術。終乃流爲盜賊。由小竊進而爲明火之巨盜。施其神出鬼沒之技倆。行其獐獍慘酷之詭謀。社會病之。錫其名曰惡魔。自惡魔出。絢爛繁華之巴黎京城。一變成爲黯無天日之世界。無富無貧之居民。莫不受其吮血舐骨之苦痛。政府則法網四張。日以捕賊爲事。居民則人人危懼。寢食難安。

陽春景物。處處動人。瑞馨河畔之鸞鷺晚霞。羅也魯宮苑之亭亭芍藥。門蛙麗安蒼翠欲滴之山。紅綠參差。交相輝映。巴黎春景。儼如一幅畫圖。而居民之境遇。亦猶冬盡春迴。歡忭之聲。聒人耳鼓。

盈閭塞巷。議論紛紜。所言者。皆巨盜湯姆潑托藍之事。蓋盜已成擒。繫諸禮巴亞丹監獄。B號監房。警備尙未解嚴。以求餘黨。社會之巨慝既除。居民大有重見天日之態。然則茲事首功。當推誰氏。潑托藍蹂躪法京。歷時數稔。奸淫擄掠。靡所不爲。政府憫居民之苦。偵騎四出。逐影追蹤。而潑恃其羽翼繁夥。肆毒如昨。警署雖出以種種戒備。誠如生人之對陽光。可見而不可捉。徒呼負負。今茲就捕。實天誘其衷。蓋潑前曾醉心亞古拖蘭劇場之名女優翰勃頓者。邇因藐視警備無能。竟詣翰家。重修舊好。而翰實鄙夷潑之行爲。因懾其威。僞與周旋。備至。實存除害之心。潑第醉其豔。未計其他。往來甚密。一夕潑至翰宅。翰陽則委曲趨承。以釋其疑。陰則密告警署。遣兵圍捕。而潑如墜五里霧中。始則侑酒流觴。興高采

烈。迨夜闌人靜。同賦雙飛。不料好事多磨。災星照命。正當偎倚之際。警兵破扉蜂擁入室。潑惶忙披衣欲遁。而翰則矯呈驚悸之容。緊握潑之兩腕。弗使逃逸。潑因成擒。繫獄待決。是役也。政府居民咸感翰之勇敢。社會得以肅清。

第二章

一日向晚。潑衣顏色黑白相間之囚衣。隨兩荷槍之兵。由監獄之勞役場。踉蹌趨B字監房。潑手足繫練。鐺鐺作聲。B號監房。是日新拘一囚。正在垂首構思。聞聲知爲同伴返臥室。忽舉首恰與潑面相值。愕然曰。君非……君非湯姆潑托藍巨魁乎。潑曰然。若爲層米司乎。我兩人久別矣。層曰善哉。君被捕後。吾百計營救。方有端倪。不圖今日亦蹈君轍。頃正竊懟天主之不公。奪爾我之生路。

豈期遇君於此。實不幸中之大幸。潑曰。若云大幸。將何所指。乃公一生英名。竟墮落於數賊讐之手。然吾不佩賊讐之能。蓋亦吾運蹇所致。吾今當安心任運。以俟主命。或有再振之一日。天下事正未可定也。潑語畢。以目示意。止層勿多言。恐守兵聞之。旋默然相將入臥室。守兵出。反鍵監房鐵扉。潑層均假寐。時甫夜半。臥室內各囚皆酣睡。鼾聲如雷。潑推層醒。促膝話舊。以散獄中之苦悶。層太息曰。如許春光。吾儕尙未罹法網。偕數摯友作外國旅行。其樂將何極。乃君計不出此。徒作登徒之好色。他人目君惡魔。吾直視君爲蠢漢。潑曰。乃公何蠢。層曰。君寧非蠢。擲若干萬佛之巨金。博翰勃頓女優瞬息之顰笑。更得禁錮之結果。貿易手段之卑劣。孰有逾乎此。吾恐呼君爲蠢漢者。層米司外。尙有翰勃頓也。潑聞層

言。顏色陡變。憤然曰。如若言。乃公被捕。實出於翰勃頓之賣我乎。層曰。或然。世間事或有出自風聞。或有屬於目擊。間亦有以事勢理想揣度而得之者。吾對於茲事。非風聞。亦非目擊。特以事理合參得之也。然吾今有一言先告君。彼此爲生死交。矧在患難之中。豈可不以肝膽相見。君能體察吾言。迷津當立返。語云。以生命博美人一顧盼。若君之對於翰勃頓。并以顧盼不可得。徒輸君生命耳。蓋翰勃頓者。曾許婚某新聞記者蒲拉氏。蒲爲英偉之男子。富有資財。與翰愛情濃且厚。試問財貌二字。君之較蒲。能望其肩背乎。且君之行爲。實社會之公敵。彼姝能舍堂堂正正之男子。而從爲人人唾棄之魔鬼乎。其所以與君脈脈有情者。乃恐君遠颺。爲引君入彀之導線。然君實不愧爲彼姝之知己。果入其彀中。流連

忘返。俎上肉遂不免任庖人之斲割矣。此以事理論。吾固斷言君被捕實由彼姝之報警。且更有一事實。能證茲事之確。當君被捕之前夕。聞彼姝與蒲曾開祕密之會議。蒲於君有占妻之私隙。藉公仇報私隙。理甚彰彰。則所議者。卽推君入阱之手續。無可疑也。雖然。諺云當局者昧。旁觀者明。君此時或尙謂彼姝娓娓有情。卽身居監房。更欲續結前此之好夢。則吾是言。實覺逆耳。亦非吾之所敢知矣。

潑托藍雖魔鬼。一時戀於色。竟未計翰勃頓之陷己。比聞層米司言。方憬然悟曰。微若言。吾將終身不知彼姝毒計。且感其昵我。層曰。君旣悟。將處彼姝以何若。無毒不丈夫。恩怨分明。尤爲吾儕分內事。復讎豈容緩。層言時眈眈四矚。若甚恐屬垣有耳者。潑知層

心理。故激之曰。今繫於獄。如籠中鳥。焉能奮飛。層曰。君倘決心。願餉君以良策。曰。趣言之。層卽潑前耳語片晌。潑愀愀焉意良得。

第三章

禮巴亞丹爲法國最大之監獄。專爲收容重罪囚徒而設。背山面海。建築堅牢。監房之表。圍以鐵檻。卽窗櫺門牖。皆爲鐵製。且十室之隔。置一看守所。晝夜駐有荷槍守兵。更番巡視。以防犯之越獄。一日狂風暴雨。雷電交加。入夜雨勢。初未稍殺。益以迷濛霧霰。怒號海潮。充耳無聞。覲面無睹。巡兵身披雨衣。荷槍蜷伏崗次。手擎懷中電光。左右映射。無何B號監房。寢室之窗頓開。伸出二人之首。幸爲時昏黑。未與邏者之電光相值。層米司蓄鑽錐一枝。長約寸許。粗如巨針。鋒利無比。斷鐵如切枯

梗。平日怯懦恆賴之。常插踵皮之內。視爲第二生命。故入獄時。未爲獄吏所搜。比入B號監房。卽端詳窗櫺。立圖越獄。及與潑邂逅。遂竊議偕逃。此夕乘風雨之聲。卽以鑽錐撬窗立啟。再斷鐵檻。偕潑先後自窗口奮身而下。甫及地。E號監房巡兵之電光。適射潑面。潑借此一線之光。畧辨道路。攜屑狂奔。E號監房巡兵覺有人行甚疾。急以電光四射。隱約見二人。行漸遠。知爲B號監房之逃囚。力燃報警之電燈。司警燈者見燈明。知有警。立即鳴鐘傳警。守兵聞警鐘。皆冒雨集。看守長亦繼至。檢察B號監房。逸二要犯。遂命守兵整隊追襲。遠聞排鎗之聲。砉然。與怒濤風雨之聲相錯雜。有頃。追亡兵隊嗒然而返。蓋囚逝多時。已無及矣。

柯朗街爲巴黎幽雅之地。豪富者多宅於此。街之中一廣廈。高薄

雲霄。建造極華美。廈之前環以鐵製短籬。籬內植花卉無算。紅綠炫眼。馥郁沁心。宅中主人。卽名女優翰勃頓也。翰法產。年事纔二十餘。修短合度。髮金而澤。目若流波。唇若塗朱。齒如編貝。態度綽約。飄然欲仙。益以工於修飾。故其艷麗之姿。較十五六齡之娟好。嬌雛尤有過之。翰主亞古拖蘭劇場。每登場。歌喉一轉。舉座盡歡。一笑一顰。誠能使昂藏丈夫。搖惑喪志。一時翰之門庭如市。富豪顯貴。恐後爭先。翰之名益噪。一時社會有雋語。謂翰之兩頰梨窩。能吸取若干萬佛之金錢。及若干萬人之生命。翰自恃其色。以惑豪貴之子弟。惟時光水逝。花事易闌。翰偶念身世。每自惘然。因引蒲拉爲知己。決計趁茲纏頭充滿。顏色未凋之時。委身於其友。是以杜門謝客。靜待佳期。一日侵晨。翰在食堂早膳。女僕倉皇掩入。

出一函置案上。屢拭額汗。久不能聲。有頃始囁嚅言曰。適有健足送信到。年約五十許。服裝類鄉曲之工人。面貌猙獰。令人可怖。詢其信自何來。彼曰。若速將去。函中自備載奉書者之名姓。若主人讀之。顏必展矣。言畢立易一鬚眉。儼然惡魔。潑托藍之面目。瞥然而逝。吾是時心驚手顫。昏暈幾踣。力自抑制。方能到此面主人也。但茲事甚蹊蹊。此函未知主凶吉。望主人速啟以破悶葫蘆。翰聞女僕道惡魔名。神魂早離軀殼。勉強展函。函曰。

翰勃頓吾愛左右。僕待爾良不薄。何以中道遽圖陷害。然我今已恢復自由。願爾踐前約。力斬蒲賊之愛情而向我。否則爾之生死權實操我手。速自定奪。勿貽伊戚。

湯姆潑托藍

翰閱書未竟。遍身震撼。眼昏而踣。歷一時許始醒。醒時心房尙跳。

盪不寧。急引星眸左右顧。驚恐之態。常度盡失。少焉。神息稍復。旋憶女僕之言。及來信。喃喃自語曰。然則惡魔竟脫獄耶。果爾。且洞燭吾奸。吾其殆矣。言念及此。毛骨竦然。急以電話告蒲拉。蒲拉立至。議將來函呈警署。求爲特別保護。

第四章

一日爲翰勃頓初度之辰。稱觴者紛至。戶限爲穿。顯貴富豪之客。俱將奇花異卉爲翰壽。因翰素喜花。昵之者每投其好也。羣花中有白薔薇一種。馥郁鮮艷。迥異常品。是花產於熱帶之地。爲巴黎所僅見者。翰酷愛之。爰取一束。用飾胸間。把玩良久。手不忍釋。擬飽嗅其芳。不意薔薇甫觸鼻官。而翰知覺頓失。玉山頽矣。於是座客大騷動。蒲拉尤著急。立即延醫施救。醫驗薔薇花瓣中有迷藥。

翰之暈爲中是藥之毒。醫者出藥注射。翰遂漸蘇。然精神仍有異狀。醫命入院療養。蒲拉從之。遂送翰於巴黎醫院。入院經月。精神漸復。一夕天街如洗。明月當空。看護婦視翰已健復。趣其散步。以試體力。翰抑鬱無聊。正思蘇散其胸臆。因躡看護婦言。攜手歷醫院庭園一周。意良愜。約經時。看護婦以翰病新瘳。恐運動過度。促其返病室。甫入門。見榻上置嬌艷鮮花一束。翰嗜花如命。竟忘致病之由。色然喜曰。如此可愛之花。爲誰氏所惠者。言未已。卽取花。忽從花間墜一名刺。俯而拾之。刺書湯姆潑托藍。翰驚愕良久。更視刺之旁尙有細字兩行。曰。

翰勃頓閱。吾警告曾兩發。而爾猶執迷不悟。吾今將爲執行復仇之開始。爾乃名伶。吾所以待爾者。亦如演劇之循序開幕。惟

吾復讎之佳境日漸促。卽爾苦痛恐怖之趣境日漸近。湯姆書。巴黎醫院。樓凡六層。翰之病室。居五層三號。翰入院後。精神日完。更有一星期。且可退院。是夕復被潑托藍爲此第三次之恫嚇。驚悸過度。神經刺擊益劇。癩疾大作。始則手潑名刺。癡如木雞。繼則眈眈巡視。頻呼曰。可怕哉惡魔。可憎哉潑托藍。忽泣忽歌。俄而據案坐。俄而蜷伏榻上。俄而蹀躞室中。狀如中魅。看護婦知其腦病復發。因急乘升降機下樓取安眠藥。令其沉睡。以靜神經。遽料取藥未回。已聞全院鼎沸。曰。某號病者墜樓。僵臥於葡萄架之側。看護婦離室後。翰獨處室中。神經愈凌亂。覺遍室皆現惡魔之像。急起求遁。視巨窗尙未闔。遂由窗力躍而下。三號病室。距地高凡七丈許。翰之墜在法無生理。幸室之下側。葡萄架壁立。翰墜時始

猶仰臥架上。以躍時用力過猛。致籐斷而墮地。因而不過皮膚蒙重傷。雖一時昏暈。尙可施救。旋以帆布之牀。昇翰於外科治療室。施以手術。翰立蘇。更三星期。傷痕已十愈八九。卽腦疾亦漸復。

第五章

一日朝暾初上。有男女二人類貴族夫婦狀。詣院視翰勃頓疾。院長以患者正昏臥拒之。此貴族夫婦非他。卽潑托藍及其外婦某之嬌裝。礙於院長拒絕其探視。一時不得逞其毒。無何瞰院長赴外診。潑仍偕其外婦嬌貴族夫婦裝。并十數黨徒昇一櫬。貿然入院。斷電話。繫門丁。乃入翰室。翰酣睡猶未醒。潑先以繩網看護婦。使勿聲。可憐弱不勝衣之女郎。於睡夢之中。被暴徒強納於櫬內。昂然肩之而出。命徒輩疾趨門巴魯拉司之森林密處去矣。有頃。